斐然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八

宋 胡寅 撰

寄張相

即日秋涼恭惟鈞軸入覲神人所相鈞候萬福某久違燕座瞻仰實勤去九月盡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宮祠之命既當就養遂復南閒冬杪離去行朝間關江西道中今夏末達湘潭停下但聞總師出關已次襄漢即嘗

修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勲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未覩制書然中外傾心為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其時昔三老董公説漢王以滅項籍之道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晉文始伯登有莘以觀城濮之衆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登正修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畫素定以次施行

必有以大慰蒼生垂絶之望獨恨固陋莫由自近陪東閤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于刀筆末禮重以浼凟依歸之誠寔恃鑒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冀上副睿秉精調嗎食

寄折叅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以遏豺虎旁無救援日久情見為賊所執舂陵三路襟喉而賊據之韓京吳錫本隸伯恭京屯回鴈錫屯桂陽傾望環睨而不

敢進部使者移司遠徙徙以空文譸張列郡例經殘破
惴然自守誰能合從以解紛難閫宣撫公已體傾憂慨
然受命則部分將校掃清寇盜救連帥之危兵所從出
當不憑素而遠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綠林知用
先人奪人之謀徑逾湘源超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為名
遂將授人以柄束手遐裔耶以丞相元勳舊德當此重
寄承旨嘉謀遠識叅決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
遷延坐取譏議何 如速奮威聲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

賀逼春陵檄京錫兩軍嚴兵俟命以為犄角用元戎總中
權之重肅按全城勿使賊鋒乘勢猖獗然後文告擒縱
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

寄張相

昨者姦膚久據要路遂致仇敵亂常干紀警報初傳四
方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為退避之計及聞聖主獨斷登
用相公下詔親征罪狀衆著人心咸悅士氣自倍宗社
再安係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驕不用之兵當蓄

謀有援之賊以彼下駟當吾銳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前輕後重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昇潤無他奇道難以立功似聞京西一帶空虛豈無精騎可以直擣宣武之巢穴乎竊料廟堂已有勝筭直欲攘却淮泗之聚擒豫戮麟不止列屯據險茍為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任天下之重動干休戚注措非易更望體武侯用心不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誓戡大憝克成中興之烈乃副人願

某學業未成方幸閒處得以討論古昔與他日或有萬一可爲世用而相公每加論薦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帖再有柱史之命恭惟聖主宏度欲屈羣策相公旁招俊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差到兵級遵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試無狀豈敢冒處已具奏牘乞一閒散差遣少效尺寸伏望進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

荆南自唐慤在任日修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允文千

秋二憾攜之愬既出兵二部不援以至于敗然令險固尚如舊也解潛本合便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彦今移襄陽則兵必盡往而所種麥荊南必不得也則薛帥到官日雖有城池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峽中耕牛仍徼瞿塘米禁二物通流民有所資矣襄郢既皆宿兵則荊南乃是内援豈可無人為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于城中則緩急謀議有商

量處薛既佳士又美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效耳千
一之慮更在鈞念

與制置叅政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久矣雖其布衣之舊一旦
相視絶等矧不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來所爲脩記叅
問動静者直以事貴于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
報賜伏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
誨言然後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

候萬福謹啓不宣

伏蒙諭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役而或以人材乏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為今日之患者特于正理不明焉耳矣頽波浘浘其效可見叅政所存如此不獨方

隅之幸將天下實賴焉所悵僻居出無僕馬無由趨侍

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勝拳拳

寄叅政

自聞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于欣慰則與有識同之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復俾入侍退省踈遬實自薦論已試不才方且懇免召旨嚴峻亦既就途冒暑飲冰遂感瘧疾陰邪内寇正氣傾侵欲再露章躊躇未决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于愚陋則

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輙形奏牘丐從祠館爰自己酉去國逮兹六年僑寓流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免食貧自惴無庸敢萌過望眷焉微禄終賴國恩鈞照既深必蒙垂念倘得閒局不棄分陰求所未聞證其已學他日叅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鈞衡旁招俊彦其將曳裾東閤誠未為晚干冒威嚴下情皇恐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

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糧斛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河北以成自南圖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叅政若不以為然事幾再失無可為者尚何言哉

寄張相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于已用者舍短取長猶少失也左相及相公宏才蓋世運量固

有餘矣然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為足而輕蓋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秦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氣畧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藩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霅上何用之之淺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為偽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任使夫此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

薦之于上則秋防有十萬兵之形隐然在大江之南矣

昨日竊聞論使劄子褒借之語尤美不勝皇悚某初論

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令茲陳謨顯仁

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于軍旅之事猶未之

學故于措意尚有未曉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

不逮也水賊屡譊且復罪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

無可招之理今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

宿重兵竭民力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

事在三湘則當以馬居中為首某所論特因修城差其親戚為提舉官及多差親戚在部下權攝耳固未盡百分之一也其人呂丞相所善也相公何從于湖南旬日間而遽知其無過乎鈞旆按行一方觀聽而以馬居中為無過某恐遠方自今得以輕議朝廷也願相公審之大旱歲事可憂去虐吏逐不才為民害者亦召和氣之一策賢于致齋祈佛遠矣自五月四日不雨至今火雲烈日殊未有雲霈之意果成旱歲民力已竭軍旅之費

不背于何從出如虔賊水妖未平添一两火恐非國家
之福惟相公深念深念
聖上虚佇相公之朝羣公莫比此千載一時人臣難逢
之會也所薦而賢所行而善中興之基也或有不合衆
心而相公先入其言拂衆而舉之成敗之決也其區區
之心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君子少而
小人衆邪説熾而正法將滅善惡二途無一視同仁之
理相公得君當國而失大幾于人材進退何足道恐國

家之大事自是不復振也好人同已惡人異已王介甫已有成效廓開心量用度外之人志義之士而屏遠議和失節之輩此自古先民所以建立世界垂譽無窮者也未信而言古人所戒相公于某不可謂未信也是以盡其誠

人主之職在論相聖上既得之矣宰相之職任進賢退不肖知人而任當其才以坐收其功此則相公所當自勉也或曰孔明不總兵乎則將應之曰孔明自先主在

時左右國政而已及劉禪闇庸諸臣又皆不如已關張
相次淪喪孔明安得不以師旅為已任然其治軍尚嚴
賞罰相稱亦非易及頃在長沙一一禀白相公改容而
聽之矣若以大江險易及諸將軍伍必資歷覽區處固
無不可若沿江而上以招安水賊為已任則望實俱喪
失大計費時月而未必有成非宰相職事亦與孔明欲
事北方先平南蠻之意異也左相居內孝友如張仲其
意欲相公早還協恭和衷謀其遠者大者士大夫之望

中外一也今國之大勢若綴旒然吏員猥多不敢裁損武爵雜遝無緣核實軍數汗漫請給不貲科歛百端民力已盡矣用兵之意本何謂哉以衛宗社復境土也宗社有民而後可安全視軍如民治民如軍倒行逆施之則剥膚次骨日長不已小有水旱雖殺之無所得而賞格給餉一切蕩然行煦濡之政謂以此收其心而與其用竊恐與詰姦刑暴之意異也諸軍節次渡江車駕尚駐臨安荆襄上流合建大帥分屯兵馬亦未有次第前

日陳桷尚能言之豈遠謀大慮而不及此耶顧相公自明職分勿為天下所窺

吳錫一軍自成次第前年討曹成嘗暫隸岳飛壯士健馬精兵堅甲頗見選取故其心不樂為飛用今若俾聽飛節制不獨無功而已某昨論平賊利害似可施行望一閱之湖南憲馬居中湖北監軍董補之以言章汰去無不稱快衡守裴廩視民如禽獸已罷新守尚用之宣和間監司之下材也有向子忞者才刃如干將持身如

氷蘗累作郡守皆有聲績須緣取怒吕相無罪而罷若使守衡則一郡之事旬月便舉矣向子忞者為一路太守之最然諸司惡之而百姓不惡也揣度事勢邢儔趙子巖必按劾以害之朝廷若主張得定則一郡受賜如不然則子忞以疾惡數遭口語不若遂其所欲與宫祠却令范寅秩守衡亦可了一郡爾吕安老與子巖是親頗右之子忞又與吕丞相不周旋亦難為也切乞鈞念便為更易不爾定致紛紛却欲主張亦無益矣

伏承制命登進殊秩以相公勞勩之久聖主隆興之恩
體貌當然矣區區竊有獻焉誠以相公自任天下之重
方平內寇一意外圖身率諸將建立功業若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相公必無受賞之心此有識之士窺覘舉措
貪冐之人倚平準則非可茍爾也竊計深志遠畧已力
上辭不俟愚鄙之說矣近者左相緣史事遷官亦旣懇
免史館官屬莫不然者二公廉于取賞風動天下以作
忠義之氣而抑僥倖之習所補非小甚盛甚盛

女真廢豫文字荷示下事亦可怪但未知彼别有所立耶抑自欲兼制南北也聖駕復還臨安恐廟謀未善某自來妄議凡立功立事須上意堅定不為浮議所移不然恐終無所成耳

湖南緣大兵大旱之後繼以月樁重歛又州郡縣道鮮得人故民力大段困乏怨咨日甚村落窮民有私製緋衣巾以俟盜起者今道州之永明有冠未平桂陽之藍山為賊所據郴州之永興羣盜方作已犯衡之安仁安

仁距衡百二十里耳帥司所遣兵折北不支遂避賊鋒
過别縣帥司緣近年例不得兵州郡緣無錢粮招軍不
得憲司憂恐計無所出若更無以善後加有桀黠者誘
之鼓行而前直至長沙非難事今衆謂步諒一軍元在
本路若劉資深以事實請于朝暫乞步軍徑自吉州過
永新永興茶陵安仁掃除根本猶可及止資深受公厚
知重言一發必可濟也

論語一書自先哲人人為之説昨見李尚書語及此因

問以第一句某問何謂時習荅曰諸家說不如先儒言日中時時中時身中時所謂日中時如昏定晨省中夜以興坐以待旦朝聽政晝訪問之類時中時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之類身中時如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之類某曰是固善矣不審方其昏定晨省之時適在春夏則廢學干戈乎其學干戈適當三十則廢立乎恐有妨碍耳某又問學而時習何所學也曰學聖人之道某曰大道茫茫何處下工如是往復竟未有與決也

又竊聞先哲言論語所載皆求仁之方試即其說考之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為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而已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處不備獨指以為愛可乎漢唐以來名世儒學往往工于訓詁度数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道術為天下裂久矣不識何以幸教之

蒙示乙夘論使劉子某至今思之未曉其理縱使盡歸

土地及梓宮淵聖母后一無須索只是敵衰大讐不報于義有何榮乎又况王倫輩非忠信之人往來簸弄使者動獲厚賞而初去只是請諱日諱日不肯報却設沒底之事畢竟恐墮姦計不然只是如某等輩愚蒙委不通曉而已矣如相公所論機權翕張之道此則宏規遠畧未易窺較也

比者諸將捷音繼上敵益斂退以誘我軍深入平地今秋氣已冷矣又聞遣楊殿前過淮必是見得可進但點

敵詐謀亦豈可不虞智慮淺短者每用寒心惟公憂在
天下譬如袖手觀棊畢見得失一日當局則諸人往轍
決不再蹈扶持興運遠迹前哲多士有望焉然則稽古
謀道訪求人物以輔大業者未可恝然而空門寂地異
學所歸又豈足永煩咨重以少貶盛德哉
聞敵人果有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慎始十餘年間
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為言所以繫百姓心也今乃
于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為北還之計也然則

居杭者乃實情而媿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税五年繇役軍兵依元年營办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于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于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金人強暴所向凴陵二是為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輙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令而後誰不利此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為如何闕

今歲聞進十三萬緡比之遞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寄張相德遠

某四月十八日對于便殿面蒙天旨俾列卿貳即以先父久病未安之狀不遑寧處乞一外祠上干宸聽聖恩隆厚却其劄子惶恐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請不謂禍罰之速以五月四日訃音甹來倉卒奔歸幾死道路此

月二日僅達喪次慈顔杳邈攀慕無及罪逆至此何用生為伏惟鈞慈亦賜軫念先父自崇寧二年任湖南路學事應詔薦遺逸二人蔡氏以為范堯夫之客鄒志完所薦委兩路提刑司置勘不得情實猶降特旨除名勒停夫應詔而薦非自薦也謂之遺逸則非在學之人及趨時之士矣而行遣若此用以卜政治亂可知由是絶意仕宦經歷觀政重宣一任宮祠兩年侍養及二親終事即便掛冠靖康之初多士雲集用人迅速立致公卿

先父時居荆門去京師纔半月程正月被召六月到闕七月除祠掖辭免至十月在職三十日不敢取容遍觸羣公之怒而去建炎紹興六年之間三命瑣闈最後入覲五旬省闥又以罪斥四十年仕途興廢如此非特世味淡泊忘懷軒冕亦圓鑿方枘必不可行故甘就岑寂修葺遺文證明斯道以待後學亂離以來世途益隘喜怒軒輕寧可復道雖晚節抱疢不享遐壽所切幸者不蹈駭機獲没牖下而已先父韜晦潛耀舉世不知相公

疇昔信愛于未識之前嘗有汲引使進為當世之意今
而已矣豈特嗣子孱弱無所蒙賴在于門闌桃李萎落
人物之念寧不盡傷無由訴陳但切零淚
某歸伏喪次視弔慰之問伏蒙相公鈞慈以先君捐館
特遣使人眖致奠禮自致祭文發明其道所以期屬者
甚重而傷悼之良切三復摧心言不能敘畧此具謝仰
乞垂察

寄趙秦二相 戊午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
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
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為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
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夘丙辰得疾
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
左右扣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内何以生為言念父
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
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

生深自韜晦惟恐人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娟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于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責其晚節還職西清罷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耀久而逾篤）逮謗焰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苫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敘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

當代而廢黜之日十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湖外嘗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于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譏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闔遠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于八月内克襄大事于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

以為悅然無財不可以為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于
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兼先父韜蘊潛閟平昔號相
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恵易
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
卒並舉豈惟先父沒身之幸寔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
情不能詳布

某昨蒙收召列職 天臺兼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
委于一身切度相 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

闕

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彦
要之數為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
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耳

致李叔易

叔易近日看閱何書侍下優游所得計益粹大人嘗言
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
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
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

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考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録以奉呈

致單令

兩辱過訪良深慰感晡昃暑風伏惟德覆頓蔭清凉日前聞蔡朝詢言欲為左右收淚某曰此俗俚之語也渠不知令子成人非殤報服斬衰三年恩義兼重豈為我

箪謀一笑之樂而忘至情子適又聞已致簡相招度用
哀誠已拒之矣向來德施朞喪亦俟卒哭而後赴飯穄
俗慢易不知禮節公為邑宰仍兼學事當如高柴使薄
俗矜式不待聲言也侍從游之久忘其僭易然在仁人當
有取焉耳

致蔣教授

某謏聞末學妄意窺測洙泗微言而為之說又不敢以
簡約之語包括遠旨反使觀者疑惑于此累年幸爾脫

蓋未嘗示人苟德施好善不厭詢問每及朋友道廢久矣某今何幸其敢有隱輙住一策五篇如旬日過目却當易致其間有于公心未然者便望籤出續得請益也

謝魏叅政

某言念宣和辛丑幸忝桂堂未契而某仕途蹭蹬乃不少接英躅高山仰止三紀于兹今者閤下上當天心叅與大論天下之士孰不願在下風而望餘光刻如某者宜如何哉

恭以聖主收還威柄改用仁賢公于此時首被圖任十五年之大弊其事衆矣動干休戚注措非易伏惟精忠以副君上之委寄遠識以觀治亂之本原宏量以用度外之人斂材以濟萬微之務一正綱紀鞏固邦基不于閤下而誰望哉勝政流行傾耳以聽也

某昨以無庸退即丘壑竟亦不能自免一隨瘴地蹤踏六年蒸潰煙嵐氣血耗瘁若非大賢登進協賛風雷使赦令必行公道闢開則如某輩從蠻鬼之録必矣近者

已被堂帖放令逐便恩德之厚未知報所若夫拯拔湮沈與繼千帆之後吹嘘朽蠹俾同萬木之春願以晚年歸依鈞造

謝湯侍御

某疇昔仕路既已回環比及投荒與世益邈是故仰止賢誼雖劇區區而竊尋聲光其道無由也第聞侍御踐更所至風績凜然范孟博蘇君章不能遠過向者分閫南州命下之日士民引領跂踵以俟届止欲解綬投劾

而去者郡郡縣縣不下數人某于時雖正麗丹書懾懦
之氣因以激昂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真若司馬子長之
于晏平仲矣
茲者聖上獨攬乾綱侍御首膺耳目之寄直言敷聞公
道大闢收召志義之士屏黜凶邪之人敷宣貴肆之風
變革賤拘之俗剗十五年之弊政崇千百祀之宏基侍
御之功令為第一巖廊虛位注意有歸側耳柄除盡究
賢業

某一斥六年自分永已大恩曠蕩盡滌垢汚半月之間併還階品自非侍御哀閔堙厄協賛聖謨何以得此感篆肝鬲未知報効某謝事早歲實有憂讒畏譏之心今則癉癘薰蒸齒髮衰矣正合待盡丘林歌詠聖日惟公勉建勲業以幸區内乃所望也

某嘗謂効忠莫先于薦士伏見右朝請大夫向子忞奉身守正持身如冰玉通才利刃遇事如發硎前後坐廢皆非其罪休閒既久更練益深朝廷方念外任難得其

人有如子忞正膺選舉若付以帥守監司之任定有殊績伏望侍御特與檢會落職之因及弃置之故數奏于
上改正過名亟加任使使直道不壅抑塞稍伸豈惟子忞之幸多士實有勸焉

答張子韶侍郎

冬春之交伏惟味道燕閒台履萬福近兩拜教辱極慰瞻傃青翳想已清瞭更廣訪鑿藥為祝又聞健飯甚康不勝欣羡某痁疾已愈洩旋亦減但半年病後朘削為

甚行將六十度亦難更充壯也每勤憂軫荷友朋之義復禮忠恕兩段蒙不相鄙見既透徹言亦了達珍拜珍拜何時得覩全書并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諸說渇飢莫喻也會之踵荆舒後塵以蔡京王黼為標準以耿南仲李邦彥為宗派其所願欲幾青出于藍矣溘然遽死遺臭奈何向以得君之専行政之久依仿先民事業豈但小康東南固可開拓河北乃僻經反道迷誤本朝若非天佑宋室勦絶其命滋長禍亂何止于焚書坑儒而已

遺材尚衆惟公最受聖主之知當戒舍人促裝以俟環
賜益行正學副清議所望此外惟善衛興寢

斐然集卷十八

斐然集卷十九

宋　胡寅　撰

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為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隠滅類毀形而不恥則

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傲狠頑嚚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丕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

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内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蚍蜉等弃捨也佛獨使人弃捨

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弃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灾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曰度之而伏尸萬物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踈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弒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

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闚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睹知于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于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廹窮患害必興僥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

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趨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净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盖將求佛所謂無上法

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烏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册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事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思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嘗窮于志甲氣餒倀倀然

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盡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

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孔孟曾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之在己雖弒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

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獘邪惟其造作而無獘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獘也是故曼衍其辯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刦之以禍福苦樂而其獘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

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汩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澹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

非喪心者不敢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予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温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于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避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

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此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善其悖逆之情聾瞽姦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

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説忠孝之大端建矣

上蔡論語解後序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弃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絶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

之正遂以私智簧鼓其說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于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為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為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為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

資莫與為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為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徃昔所見比智崇令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卲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叅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畧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于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黙識神受見于参倚

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

送郭偉序

同年友郭伯成自瀆江訪予于永山予詢以邵之人士曰吾邦有金氏兄弟以孝友雍和見稱于宗族鄉黨因請其目曰育其名者事親謹甚訓其婦執禮率道力家幹蠱一錢寸帛不以自歸不幸皆早世其仲彥叔奕恪承規法益敦內行欲使子孫不相別異用財則均而後取

議事則協而後行食饌則集而後嘗衣服則備而後製以其餘力賑業窮乏食客常滿坐家富而不贏也予曰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喻于義而已三金知所喻是以能成其行且聞其種學積文屢薦于有司借使寵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和氣致祥理固然也古人不云乎美成在久伯成歸幸以告之

送張堯卿序

學如何而為當始于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

百家衆技時有足觀岐捷易從膚淺易通易以入人而
聖人之言玄微奥遠淵深天高藐乎希聲如朱絃而疏
越澹乎無味如尊玄酒鉶大羹而俎腥魚也耳宜之口
嗛之者噫噫尠矣于是見善為難幸而見之或出門而
尼或半途而廢類為俗所變物所移勢所遷則向也君
子而今也小人者肩相差武相躡地醜德齊非二五則
十九也浦城張生哲從子伯氏學甘淡泊迷寒暑孜孜
兀兀惟讀書質疑為事其于覓舉干禄若無意焉者予

盖嘉之且須暇以久而觀之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其說至陋而甚鄙不必傅太史之羊角而後判其石函之誕幻也然而横目蚩蚩族而擎跽羣而膜拜泉布圓覺金幣圓覺垂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韋帶之儒斯民所視傚以為從違者亦皆莫究莫覈靡然趨風吹波助瀾洶呼應和于是連延郡邑廣遠千里忘其素業委其生養之道願一覯聽頓顙跰足憧憧暍暍之死靡悔所以然者不明乎善與其利也趨利不止不奪不

屢識者有憂之謂二張角魯之禍跬息可待間有特立不之然者訓告既忤因取疾憎累足屏氣虞禍之及于是時張生乃能鑑然無所惑見其里人必為之辯有像孔聖于瞿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亦庶幾乎尊所聞行所知者矣夫常物之大情企富貴而歆利達于不可易之定命必欲以智力易之因曰命在乎天我不得知也則奚不擇夫義循夫理而必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安其所可安亦獨何哉雖則云然窮厄困蹇古與今以為難

堪張生推不惑詭妄之心以御此世態進善極于勇信命極于確則于賢人君子遠者大者固將條達而上遂其益勉之古之人惟善推其所為是以大過乎人予又將覲生之進否于它日于其歸也書此以遺之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日當癸夘武夷胡寅序

進先公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

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

進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沒十有一載遺文
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況
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幾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
未慭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為門次
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
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
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
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

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
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
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已成物始終有序先
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為居以義為用以身修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為效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
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奥義微辭既于筆削之書發揮
底藴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
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

廸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焉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祇所以為愧 興謹序

送劉伯稱教授序

進士同年登科相為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朝事既賜第授勑而出則涓日集于一所用官給金錢設酒饌為宴集同年者畢至按先後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長者榜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謂之叙

黃甲黃甲者黃紙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訓在榜之人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輕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在榜之人是宜先義後利爵位相讓患難相恤久相待而遠相致也豈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數十人多者不過數十百人故其為兄弟也交不廣而情可厚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志敦鄙夫使不預者生羨心焉承平既久三歲一大比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當是時靜躁華實游衍漫散既不齊其

志又不常厥居固不能盡相識知雖一日叙甲之集盖亦闇然進旅退旅何由問其姓字而窺其聲光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而交情契義非故舊已熟則一時意氣傾動抃𦗟喜合為最篤其餘亦泛泛焉爾矣此非人為盖風俗醇醨之漸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過則腐壞不堪尚何味之可求是故修德于己施化于人必欲革偽從忠舍薄處厚者凡以惡其末之腐壞建寫而無味也予校昇新昌

親交益疎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學教授劉君伯稱來以同年子請納其拜予辭之曰是禮也如告朔之餼羊矣況交有淺深而勢有通塞予于尊公所謂未及問姓名而窺聲光者又方墮畧中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歸之無乃過乎伯稱曰惟惡薄俗是以不敢視炎凉為禮之升降區區之志敢固以請蓋自是始與伯稱往還而知其為年兄德常之子也德常生于丁未歲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應詔上封事入邪等後雖許遊學校而

有司以別號為職終不敢薦舉然鄉里學士宗師之者
甚重隱然為鄉先生宣和初盜起東南黨禁解德常始
得試于南宮中辛丑進士第作邑桂嶺勤政愛民不忍
割剝大忤郡將會部刺史有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
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識者惜之伯稱刻勵自
立及其父無恙時能取科第不墜世業崎嶇嶺海間凡
二十餘年猶未改京秩予見其篤實而疏通嚴毅而豈
樂留心所職于閒冷之局黌宇一新百廢具舉雖三舍

盛時有不能及者訓誘程課孜孜弗怠士知向方焉予病間日從燕談則該洽古今周知利病利不苟就害不苟違信其為適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賢子也予踽踽然如跫虛者賴君風誼聊以忘憂君乃秩滿而去使我離索之思倍于常情雖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一已君且表表著見為明時用予亦動心忍性改前過而求自新不知老之將至焉是別也抑又何悲姑掃茅簷數重席飣柸榔剝黃焦以為肴捕鬵屈鈞蛙黿以為羞貫

酒蠻村相與一醉行矣加飯時惠好音此則畸人之所望也

傳燈玉英節録序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賢智于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録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請予為敍曰曽不聞粗言細

語無非第一義而于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說相唱和于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為遁詞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迦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轇轕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于是以世界為幻以性命為欲以

秉彛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凈寂㓕不著根塵而大用
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
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此在學者慎思
而明辨之爾紹興庚午予自休官中謫置新昌夏六月
息肩既無書可觀又不敢從事翰墨城南二十五里龍
山寺乃六祖太鑒故居而亦無藏經獨有四大部與五
英集遂借而閱之乃景祐大臣王隨所撮楊億傳燈録
也隨之意正以麄言冗事有混真詮則予今之去取仰

睎前哲可無愧矣壬申夏六月己巳序

智京語録序

新化承熙長老明覺大師智京嗣法于普融平公蓋臨濟宗也平之道盛行乎崇觀政宣間京執侍最久深得師傳分化流通所至縁合住承熙之八年書來謂予曰平日拈提唱道隨和而應本無一語而叅學者係風捕影遂成痕跡是則有也不識可為發揚以慰二三子之勤乎予曰達摩面壁九年如死灰枯木及對姬光安心

之問文采遂彰或隱或顯固無緘口齰舌以終其身者
然世遠道散人人說法沛如雲雨浩若江海紙墨傳布
亦云多矣乃欲與面壁同符此達者所以莞然而弗信
也子既紛紛言之子之徒又從而記之予又為子序之
于少林之旨豈不大有徑庭乎雖然言心聲也言是事
而曰我未嘗言不言是事而曰我未嘗不為汝言自眛
者聽之如嬰兒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也自達者觀之明
鏡之中豈有遁形哉故傳燈録所載一千七百餘人若

深若淺即言可判如物之經乎權衡度量焉可誣也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觀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覺之心因其心以求書記未忝之所契黄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斷臂之所證亦若是耳

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之目求諸論語得其義類分明而編之以為文章之祖也丐予為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或一言

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于十三卦備物致用為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于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閎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羣行彼六者誰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

希況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
偃也所為樂記商也所為華實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
者有能及邪從周之文從其監于二代忠質之致也文
不在茲者經天緯地化在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
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
風雅之階席況一變為聲律衆體之詩又變而為雕蟲
篆刻之賦槩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
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為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

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枝巧斷于
立言而歸于無用果何為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
擇才論士皆按以為能否升沉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
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盖疾夫末流
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
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豊而不餘
約而不失其法備于論語能熟環而體識之必不敢易
于為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

文為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原也

熏峯集序

古之人各有所立曰德曰功曰言然不必甚盛也惟其可傳而已苟為可傳則盛莫禦矣僑惠肹直一字之德也夷吾尊周子房報秦孔明治曹安石膺符兩字之功也言亦猶是也曲江別駕吳慎微集其平生所為文字

求予作序編未及就而卒其子仲衍遂以書來請成先志予讀之數過撫卷而歎曰仁勇人也方建炎紹興間金人 荐侵羣盜四起主持國論率以通和講好招安撫納為策志義之士格不得用讐敵日橫冦攘日滋君自小官被薦得見天子首請應天順人張皇威武北向而雪恥諸兵屯聚無悛革心者宜悉力致討以除民害光武中興省併官吏今添差冗員當一切罷去磊落三章詞氣激烈當時切務莫過于此可謂知言之要矣奏

雖報聞理則無負是故言而當則史佚周任龍子之徒皆以片言見取于孔孟言而不當則雖詭辭數萬如惠施文飾六藝如王莽又將安用烏乎慎微官雖不顯而言亦不朽矣夫言之不朽固不係于官之尊顯也其餘詩賦雜文總若干篇皆溫純雅實可想見其人分為若干卷名曰熏峯拙叟集云

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

于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迹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皁隸

而柳氏為輿臺矣鄭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胾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于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苟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魯語詳說序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
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
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禀故殊
途各出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為此所以有教
救學者于多歧欲歸之于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
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
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錄
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間竊窺之乃異乎塾之業

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于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于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諛諂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謗訕摽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決睚盗猝與勢摇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于仁穿穴碎破以名不仁之禍也當兹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掾讜言黨禁向弛于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

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寳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侵嫚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于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沒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爾今皇帝勇智中興灼知

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于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于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辯寘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與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

而狃習舊染者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
于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怨伺間伸其詭罔反
以專門歸咎堂輿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
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既率天
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閭里禁人趨之
不亦甚乎自古詹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于紹
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纘瞿
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

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秉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僣命之賊環燕巢危幕之勢致荊揚蹀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廬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烝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敵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隆家畀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于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据權

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曽微一人造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寘頑怠廢不早用力蓋嘗妄意論語一書為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趣附于章句之下內揆淺踈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遼絶門挹山秀窻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凉吹朝夕

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藁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詎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于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甲寅朔序